



至爱亲情>>>

# 不能把爹掉地上

□李纪

小时候,我的动手能力极差,经常打碎茶杯、饭碗之类的玻璃、陶瓷器皿。

那时候,父亲年轻、英俊。他总是笑着对我说:这孩子,总是这么不小心。

在当时,邻居家的孩子如果犯同样的错误,肯定要挨一顿胖揍,甚至若干天后大人再度想起,还要来顿“加餐”。

父亲的纵容,让我滋生了许多坏毛病。

邻家的半大小子,干些挑水、劈柴、扫雪之类的活已经不用大人操心了,而我,顶多是龇牙咧嘴地一次往缸里拎上小半桶水;下雪的时候,勉强在院子里划出一条仅供一人通行的小道。而且,在劈柴时我还造成了两起事故:一次是打碎了家里窗户上最大的一块玻璃,一次是在自己的下巴上留下了一道终生印记。至于修自行车、拉煤等活计,或其他技术含量高、劳动强度大的活,对我来说更是想都不敢想。

父亲也不放心让我做,说我一做准要工钱。

顶门过日子后,我依旧不求上进。

家里的东西坏了,只要不影响其主体功能,就尽量保持原状:衣柜的合页掉了,柜门还能对付着开关就行;卫生间的门锁坏了,直接拆除弃之不用。而实在影响生存的,就请朋友帮忙或者直接求助专业人士。

去年春节,我的老毛病复发,打碎了家里的一只碗。

父亲笑着对我说:这孩子,从小就那样,就是手里拿着他爹,也会掉地上。

父亲的神态还是老样子,不同的是,他早已不再年轻,更不再英俊,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古稀老人:佝偻的身材,花白的头发,满脸的皱纹……由于5年前发生过一次脑出血,他的行动和语言都变得迟缓了很多。而我,这个依旧被他称为孩子的人,也已经成为一个身高182厘米的小伙子的父亲。

春节过后,我和老婆开车去省城办事,回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晚上9点多。父亲很担心,一路上电话不断,虽然到家已经很晚,我还是给他打了个电话,报了平安。

晚上睡得很香,直到一阵电话铃声把我惊醒。

我顿时有了不祥之感。

果然,是父亲的电话,他声音含混地说头疼得厉害。

一看表,1时30分。

我们匆忙赶到父亲床前时,他正在痛苦地咳着。父亲行医40多年,他初步诊断自己是脑出血。我们立即把父亲送到医院。作过检查后,医生说父亲的脑部有两个血管瘤,一处血管畸形,病情十分严重,随时都有生命危险,要先观察,然后准备手术。

我和弟弟泪流满面。

父亲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,隐约听到父亲在里面胡乱地喊着什么,我们在外面手足无措。

经过一夜的煎熬,传来了好消息。医生说父亲的病情还算稳定,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保守治疗。

哥嫂从千里之外赶回来的时候,已经是第二天晚上。

父亲看着我们兄弟三人,老泪纵横。

一周之后,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,但左侧身体不能自如活动。又过了一周,他可以坐起来了,说话也清楚了很多,于是,便整天吵着出院。他反反复复地说:我的病我知道,生死在天不在人。住在这里,每天花一两千块钱,不值得。

在我的印象中,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在意钱。家里并不富裕,但他向来乐观,从来不算经济账,对我们兄弟三人,更是有求必应。如今,钱花到他自己头上,他反而锱铢必较了。

他越吵越凶,说自己一天也住不下去了。

又过了几天,父亲的病情明显好转,情绪却进一步恶化。

哥对我们说,回吧,如果再住下去,父亲的心情不好,不利于恢复。哥再三强调,不要考虑钱,他在老家的房子怎么也值六七十万。

弟弟也说,如果需要,把他家里的房子卖了,他搬去与父母同住,还方便照顾二老……

出院那天,我们兄弟三人用担架抬着父亲上救护车。我们什么也没说,但我在心里暗暗地想,这次,无论如何不能把爹掉地上。

生活手记>>>



有些事可能大多数人都说不行,但未必意味着你也不行,因为说不行的人可能也没实实在在地做过。

情爱画廊>>>



原来,所谓爱情,就是如此简单。和相爱的人牵手走过一生,这就是爱了。

若有所思>>>



放假就是这么一桩快乐事:避开惯常的生活,于日常轨道中寻一小段脱轨的光阴。

# 何时花开

□张会娟

已近不惑之年,我搭上了自考这班车,不是为学历所困,只是想和自己较较真儿,看看自己这棵渐趋叶黄的树还能不能开花。

当我怀着说不出的激动心情来到考点,看到考点大门外那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时,突然觉得自己有些自不量力。本来早早来到考点是想临阵磨枪,可我直到入场,也没好意思拿出自考书。好在自考并不是独木桥,如果像高考那样,我就意味着别人下,我想那些少男少女会不会对我怒目而视,以为我在抢他们碗里的粥?其实他们都很忙,忙着翻书,忙着赌考题,没人在意自考这班车上还有个阿姨。

那次考试我报的两科“毛泽东思想概论”和“中国古代文学史(一)”,均得了85分。

首战告捷,我信心大增,于是一鼓作气,仅用3年时间便拿下了全国自考

本科毕业证书。我非常激动,甚至比我20多年前拿到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时还激动,因为那时我正年轻,年轻时的成功有时付出的并不是很多,感觉分量也轻。而如今,在家庭和事业的夹缝中长出的这棵小苗,虽然缺少阳光雨露、土壤肥料,但它因了我太多心血的滋养,所以,在我看来弥足珍贵。更重要的是,它使我觉得:40岁的我,还行!

任何时候都不要轻言“我不行”,尤其是对于没有做过的事。没有做过就无所谓成功,更无所谓失败。有些事可能大多数人都说不行,但未必意味着你也不行,因为说不行的人可能也没实实在在地做过。只要做了,努力了,真的不行,也少了遗憾,何况有些事,功到自然成。

只要努力,什么时候都可以开花,什么时候开花都不迟,什么时候开花都美丽。

# 所谓爱情

□张珂

一直以为,只要爱着就够了,从来没有想过,什么是爱情。突然思考这个问题,是因为一位闺蜜的调侃。

和闺蜜在QQ上闲聊时,聊到了爱情。闺蜜不无遗憾地说我根本不懂爱情,因为我不曾真正恋爱过。

我知道她不过是在调侃我,可我还是被说得一愣一愣的。

我真的不懂爱情吗?我真的不曾恋爱过吗?

我和丈夫齐齐是邻居,从小一块儿玩大,他熟悉我,我也熟悉他,我们熟悉对方就像熟悉自己一样。长大后,经过两家大人的撮合,我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。如闺蜜调侃的那样,我们没有甜蜜的初恋,没有激情的热恋,我们的结合,只是顺其自然。我和他之间,更多的可能是友情,是亲情。

可是,我还是懂得爱情的,看过太多的爱情故事,足以把我培养成为

一个爱情专家。那些爱情故事,有的甜如蜜糖,有的刻骨铭心,有的悱恻缠绵。那些爱情故事,也曾赚取我的欢笑和我的眼泪。可是,看过便看过了,我的内心依旧波澜不惊,从不向往别人的故事。在我心里,爱情有很多种,可以激情澎湃,也可以平淡如水。我喜欢和我的齐齐在一起,过这种平静的生活。虽然这样的生活在别人眼里太过平淡,我却能快乐地度过每一天。

晚上,照例和齐齐去散步。我问齐齐:“什么是爱情?”

齐齐笑着看向我:“你先回答我,你愿意和我走完这一辈子吗?”我点点头。

齐齐牵过我的手:“这就够了,为什么非要给爱情一个定义呢?”

原来,所谓爱情,就是如此简单。和相爱的人牵手走过一生,这就是爱了。

# 假日时光

□黎武静

长假数天,游逛在网上,忽有一悟。原本打算追的电视剧其实一集未追,打算跑去看电影的一部未看,怡然长假,只是在网上漫无目的地自由来去。原来这样最快乐。

一个地方瞄两行,一个地方看两眼,浮光掠影,片花不沾。无牵无挂也就意味着无忧无虑。好奇心如春草生长,新鲜嫩绿,遍地青春。

感觉真好。这就是我的长假,自由自在。不逛街也不会友,困于一室,自给自足。懒懒散散,不需问今天到底是星期几,天昏地暗时分,有家常味道从厨房溢出。

一觉睡到自然醒,看了一半的书还扔在书桌上,风过处纸页轻动,是静谧可爱的一刻。手边一杯红茶,茶香像舌尖上的诗,徘徊不去,伴我一晌。

假日里,时光仿佛静止,只有网络喧哗不休,到处都有新奇的句子和谈资、美丽的图片和风景,好听的音符随处流淌,停在某一个网页就被摄住了魂魄。

行走在网上,像走过许多地方,度过许多时光。连绵的美好,是一个不醒的梦。信息如潮涌动,应接不暇,浮扰都变得遥远,连尘心也淡然,只有眼前这茫茫人海中采撷的片断。

爱这生机勃勃的景象,爱这四季如春的时光。长长的假日,变得时日易过。连烦恼都来不及,快乐就已经飞驰。

放假就是这么一桩快乐事:避开惯常的生活,于日常轨道中寻一小段脱轨的光阴,赏花吃酒,春秋大梦。不见得要做什么,关键是无事可做。

得自在处真快乐。